

国的胜利还是文的胜利

——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柳欣

(新疆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成为文学界的最热话题,对于莫言的获奖各方评价分析不一。但莫言的获奖就真的是中国文学得到世界认同,还是另有原因。本文试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浅谈中国文学及背后的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及认同。

【关键词】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H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4-0040-03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获奖不止在中国文坛投下一枚巨石,同时给中国的文化、教育领域都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大多数人将莫言获奖看做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被认可,看成是中国国力、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一次扬眉吐气。中国文明五千年,创造了数不清的文学瑰宝,但却一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莫言的获奖让太多人有一种跋山涉水终得胜利的喜悦,但是冷静下来看,莫言获奖的原因却远不止“得到奖”这么简单。

一、国的胜利?

近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让中国成为当今世界耀眼的明星,不论是中国在极短时间内财富的大量累积,还是中国在世界各个领域的异军突起,都让中国成为极富争议的国家。但是,不论中国是以怎样的速度行进在发展之路上,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仍是中国没有改变的世界地位。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世界认同,似乎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而言都比以往更加重要。回首中国过去的一百年,耻辱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悲歌。所以在今天,中国开始腾飞的时候,中国人对来自世界的认同感变得格外敏感。这种情况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授予似乎也是在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做出奖励一般,同样的,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地位位的不断提升也似乎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到来的预设。

纵观历史,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从未涉及中国。在中国文学史上因为某些原因让本该有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擦肩而过,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文学的遗憾。对有着灿烂文化的中国而言,诺贝尔文学奖的承认似乎已经从一开始的渴望变成一种焦虑。中国文学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就一直深受世

界文学的影响,一代代文人们都在寻找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都渴望着中国文学能真正得到世界文学的认同,今天,这些无疑都在指向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多年的与诺奖无缘又逐渐让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焦虑变成一种漠视,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如果诺贝尔文学奖继续与中国无缘,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失去中国这一庞大的受众群体。众所周知,诺贝尔奖与奥斯卡奖是当今世界中最有传媒影响力的两大奖项,它们影响力的深度与广度是任何传媒都暂时无法代替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奖如果失去了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那它的公信力势必会受到不小的打击,并且也会大大影响它现在已经有的影响力。所以,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这不仅是对中国腾飞的肯定,也更是对奖项自身公信力的稳固。

二、文的胜利?

从得知莫言获奖开始直到莫言去瑞士领奖,全国上下对于此事的大肆渲染从未停息。统观全国对于莫言获奖的反应,大多数人认为这是这是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被认可,同样也是中国国力日渐强大的有力证据。对于莫言个人而言,他似乎理所应当的成为当今中国文学界的第一人,他的作品也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标杆。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就真的是对中国文学的肯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么?显然并不是这样。

2012年10月,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给莫言的颁奖词“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性融为一体”^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西方主流文化将莫言的作品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要点是将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用光怪陆离的叙述来讲述现实社会中的故事,它由现实出发最后

收稿日期:2014-09-14

作者简介:柳欣(1990-),女,汉族,新疆乌鲁木齐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方向。

又指向现实。西方主流文化将莫言作品《蛙》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并将诺贝尔奖授予莫言,这无疑是对莫言创作的一种误读。

作品《蛙》描写的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段历史,莫言用想象与现实的融合给我们再现了当时中国人的苦难、信仰、坚持与人性。这中间有幻想但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描述,然而在西方主流文学看来这些现实却都变成了“魔幻”,成为一种不可理解的光怪陆离的超现实事实。而造成这一误读的原因究其根本就是西方第一世界对于第三世界的心理预设。在他们眼中,东方永远是与野蛮、落后、愚昧相关联,他们眼中的东方是神秘不可知的,甚至是荒诞不可理解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东方文学总是很难与诺贝尔文学奖相遇,第一世界的文学将第三世界的文学边缘化,同时,这种沟通交流的障碍也将东方的神秘主义渲染的更加神乎其神。如此以来,中国——这个第三世界的大国,对于遥远的西方而言不像是个国家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主流文化对于莫言作品的误读也成为必然。在《蛙》中,国人在一种“怪诞”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忠诚与背叛,在西方人眼中是一种不能理解的狂热崇拜,仿佛是酒神的狂欢一般,中国人就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时左时右的变换着信仰的方向。比如,书中“姑姑”一开始的接生工作,让她成为东北乡里的“送子观音”,而不久以后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又让“姑姑”变成一个狂热冷血的“杀手”,这种丧失自我的忠诚在天生倡导者“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西方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也就很理所应当的把莫言的这些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事实当成了天马行空的幻想。正因为这种将第三世界“妖魔化”的心理预设,才让莫言的现实主义作品变成了“魔幻现实主义”。

莫言作品中的中国成为了西方人心中本就存在的“中国”,一个不可理喻甚至是不合逻辑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国民也都有着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信仰与崇拜。而在莫言的书中,这些信仰崇拜,这些人性中的张力才是他要表达的根本,才是这个浩瀚大国千百年来人民的心理积淀,这些苦难与选择才真正成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根源。但这些莫言想表现的都被西方主流文学当成了“魔幻”,这种误读不能不说西方世界对于自身的“中心文学”的盲目自信,也同样是即使结束了殖民时代但“宗主国们”仍在文化上对于第三世界的“霸权殖民”。莫言是将自己,与自己相关的人放在放大镜上观察,这些人是一千一万个中国人的缩影,他们的故事也成

为中国大地上上演的一幕幕故事的缩影。莫言所有的讲述都是在探寻一种生存的现实状态,是这种在特殊背景下的典型化的生存状态,只有理解了这种“奇异色彩”。真正了解这种色彩背后的文化语境才能说是真正读懂了莫言作品,也才有认同与接纳中国文化的可能,可惜的是这些“奇异色彩”仅仅被当成了一种幻想,一种叙述的方式。莫言的初衷是反思剖析这一异乎寻常的社会,但是这却变成了西方人眼中天马行空的沃土。

莫言自己也说过,尽管有很多人将他划为魔幻现实主义,但是他自己仍是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幻想之下的中国社会现实,比如《生死疲劳》、《檀香刑》等。在《生死疲劳》中,莫言用佛家生死轮回的信仰塑造出“西门闹”这一人物五世的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将中国几十年的变迁都展现其中,在这种瑰丽的想象下,莫言要表达的更多的是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在这其中的中国人的人性心理,他的大多数描写并非“魔幻想象”而是一种现实描写,还原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也还原了当时的中国政治,以及在这样一个“非正常”的社会中中国人的悲喜。“西门驴、西门牛、西门猪、西门狗”都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来讲述着中国人秉性中的善与恶、变通与固执,这些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奇异的隐喻在西方人眼中就成了神奇的幻想,他们对于这种魔幻想象的认同,从本质上来说,是这种荒诞的社会完全符合了他们心中所想像的中国,这才是他们能接受的中国,也是对于这个他们不理解的社会最好解释。

三、发展与认同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的授予并不是单纯的“国的胜利”或是“文的胜利”,它是多重因素共同叠加下的奖项。但不可否认的是莫言自身的文学修养与创作水平,只有在这样一个高度下才能让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除此之外,莫言稳定的创作和良好的翻译,这些都让莫言的获奖不是意外。众所周知,翻译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对于莫言作品的世界性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莫言拥有一位非常优秀的翻译,他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语言差异所带来的理解偏差,将莫言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叙事方式最大程度的保留,这对于西方读者更好的阅读理解莫言是极大的帮助。

毫无疑问,莫言的获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会大大促进中国文学的传播及阅读,这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但是,不论莫言的获奖为中国带来多少喝彩,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对于它背后的中国文化的认同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莫言获奖既不是“国的胜利”也不是“文的胜利”。当今的中国要想让世界了解认同自己还需要沟通,用世界能懂的语言来介绍中国,让世界真正的了解中国,这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的误解绝不会少于中国今天的辉煌成就,而这些误解也会让中国在中国文化输出方面有很大阻碍,当然这也就更不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之路。毫无疑问,莫言的获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会大大促进中国文学的传

播及阅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如何让西方不再用“文化霸权”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给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判断是我们真正要取得的“胜利”,而这“胜利”仍在前方。

四、结语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现在的中国及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的获奖让我们对于中国文学有了新的认识。中国文学现在需要的不仅是被外国读者阅读,被西方真正了解认同,也同样需要中国读者自身的阅读与认同,这对于中国真正摆脱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何佳韦.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简述[J].当代外国文学.2012(4).
- [2]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7.
- [3]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 [4]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5]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 [6]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 [7]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5(2).
- [8]腾威.从政治书写带形式先锋的移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J].文艺争鸣.2006(4).
- [9]岳娜.从东方学看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后殖民主义[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1(3).
- [10]何佳韦.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简述[J].当代外国文学.2012(4).

Victory of Country or the Culture: Starting from 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LIU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Wulumuqi, Xinjiang 830000)

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Mo Yan winning parties to evaluate different. Mo Yan's award-winning really is Chinese literature is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or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In my paper, think that 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to the issu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is something behind Chinese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world, the status and recognition.

Key words: Mo Yan;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iterature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36页)

backdrop of the universe. With exaggerated space layout and images, this work, on the one hand, indicates a profound consideration on the living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of both sides, on the other hand, symbolizes Le Petit Prince's space trip as children's unconscious yet inevitable trip towards adulthood. Although the story ends up with the flesh death of Le Petit Prince, it also suggests the existence of "another space", which reflects the Exupery'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adult world as well as his anticipation for the being of any "childish adults".

Key words: *Le Petit Prince*; space theory; children's literature

(责任编辑:周锦鹤)